

第二年,公主生下一个相貌伟岸的男孩,男孩后来成为羯盘陀国的祖先,建了石头城,而公主当年避乱的地方,就被称为“公主堡”。

# 倚天遐思公主堡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十八

□黄俊生



## 心在路上

公主堡，一定有故事。当我去追赶两辆白色越野车在山道上留下的烟尘时，心里便产生这样预感。

跨过塔什库尔干河，河上搭有便桥，两头有简易土路连接，过了河，就是狭窄山路，一直向北延伸到克孜库尔干山脚。到了山脚，反倒是一条沿塔什库尔干河而筑的沥青路，由崎岖的山间小路忽然转到平坦的滨河小路，恍惚有了穿越的感觉。

在一处布满滚石和流沙的坡面下，停着两辆挂军牌的三菱越野车，几个军人围着一位佩戴两杠四星的大校朝斜坡上指指点点议论什么。坡面很陡，呈55度角斜向乱石嶙峋的山顶，山上不长一根草，山下倒是河谷草滩。一位大尉军衔的军人正从滚石坡面半立半蹲地往下滑，带动沙砾碎石往下滚。我以为他们在搞演习操练什么的，遂想回避，不料大校主动跟我们打招呼：你们好！来旅游的吧？哪儿人哪？能找到这里来玩儿可不容易啊！于是，我乘势与这位被喊为“旅长”的中年军人攀谈起来。

旅长说，这里就是公主堡。他指着半山腰一个垭口告诉我，如果想上去，顺着右边的滚石坡或者左边的流沙坡笔直地爬到垭口，翻过垭口向右，继续沿悬崖向上爬，到城堡脚下的山脊，顺着山脊再爬，就上了城堡。

城堡里有什么？我急问。能看到一圈风化得基本看不出形状的土和树混杂的墙，还有一些大石块。旅长打量了一下我身板，指了指在河谷水边玩耍的战士，给出建议：上城堡那段路特别难爬，他们最快要45分钟，不过，上去也没什么好看的，你们量力而行吧。

我看了看手机上经纬海拔仪，显示是3740米，如果爬到城堡，该有4000米了吧。站在山下，就已经齐平了西藏札达的古格王朝城堡的海拔高度，公主堡的位置，显然超过古格城堡，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古城堡了吧。我听从了旅长

荷花的美,在众目睽睽之下,无需我的说出。我因此而变得寂静起来。在荷的面前,我是空的。这空,不是没有,而是蕴含了无穷的有。

## 荷

□低 眉



楼下的树影绸缎一样在春天的草地上流动。我站在八层高的楼上,看得恍惚。这流动翻飞的阴影,倒是极像陈老莲笔下的荷,墨色里的光韵,软缎一般涌动。陈老莲说,画荷就是画自己。我也觉得,面荷如同面亲人。

荷是生长在我童年里的事物。一种与生俱来的存在,同河流一样。荷的美,和所有成年以后结识的美,都不一样。

所有成年以后结识的大花朵,都让我自惭形秽。太过强烈的美,往往将我灼伤。很久以后,我才知道,除了爱,美也是能够伤害我的事物。

荷花不是这样的。荷的美,绝不具有伤害性,而是饱含了接纳和抚慰。荷花是一个看不见的怀抱,一直张向我在的地方,跟随着我的移动。舒展花瓣容纳,张开莲座承接。这是荷花给予我的安宁和允诺。它是我的老父。

该怎样向你们说出荷花的美呢?我考虑了很久,无法说出。荷花的美,在众目睽睽之下,无需我的说出。我因此而变得寂静起来。在荷的面前,我是空的。这空,不是没有,而是蕴含了无穷的有。

“量力而行”的建议,对着城堡方向和塔什库尔干河滩草甸拍了几张照片,就坐到公主堡碑石下,听昆仑山的风诉说荒漠记忆与古老传说。

旅长率着他的兵走了,走前告诉我,顺着这条最古的瓦罕走廊故道一直走,能到塔什库尔干县城。我在河滩湿地一块大石头上坐了很久,只看到一个骑摩托的塔吉克汉子向南而去,一对塔吉克父子在山下捣鼓一个个土洞,不知道干什么,懒得去询问,反正问了,也互相听不懂。在这只剩下风的山脚下河滩边,我听到从远方飘来的声音。

1000多年前,西天取经的大唐高僧玄奘坐着印度戒日王赠送的大象,经过这里返回长安,他看到了城堡,也登上城堡,还驻足塔什库尔干的羯盘陀国石头城,在他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记下所见所闻。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说,很久以前,一位汉族公主远嫁波斯王子,送亲队伍行至克孜库尔干山下时,突遇匪乱,使者和卫队就近找了一个陡峭的山崖,把公主安顿在上面,四周严密把守,每天用绳子把饮食吊上去。三个月后,匪乱平息,护亲使者恭请公主重新启程,这时,一件令人难以置信却又尴尬的事发生了,公主居然身怀六甲暗结珠胎。这事,波斯王子当然不能接受,公主身边的侍女解释说,公主困在山顶的时候,每天都会有一个骑着金马的王子,从太阳中来到山上和公主幽会,公主肚子里的孩子是“汉日天种”。即便如此,波斯王子也不愿意做这现成的爹。嫁出的女,泼出的水,公主自然回不了娘家。忠心的使者作出唯一选择,就地安营扎寨,在山顶上“筑宫起馆”,拥立公主为王。使者和卫兵们则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河谷开荒种地。第二年,公主生下一个相貌伟岸的男孩,男孩后来成为羯盘陀国的祖先,建了石头城,而公主当年避乱的地方,就被称为“公主堡”。

这显然是个传奇故事,一些细节却经不起推敲,比如,那位骑金马从太阳里出来的王子。而我根据当代宫廷剧模版脑补出的情节是,这位虚构出的王子,其实是公主深闺里的红颜知己,舍不得公主远嫁,遂扮成护卫随行,说不定,他就是那位忠心耿耿的送亲使者。被困期间,公主

与使者在前路未卜和命运未知的情况下,终于不管不顾地突破底线,成其好事,不曾想,却留下一段历史传奇与爱情佳话。

在位于海拔4000米的公主堡下,我做如是推测,算不算是倚天遐思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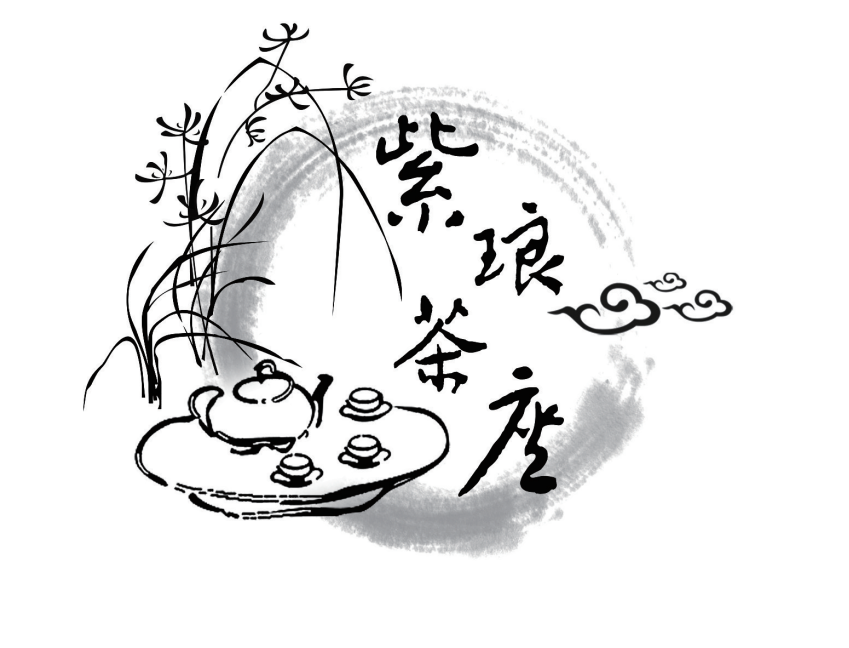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,我由唐玄奘又联想到另一个人,一个英国籍匈牙利人奥雷尔·斯坦因。对这人,我是又敬佩又讨厌,敬佩的是,他在100多年前,怀揣一本《大唐西域记》,重走玄奘取经路,从印度到新疆,整个中亚腹地,再走一遍,从而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千古谜团,比如,眼前这公主堡,就是他发现并断定的,直到现在,还没有人能否定这一发现;我讨厌他,是他借探险与考察之名干鸡鸣狗盗之事,盗走了大量华夏珍宝,敦煌藏经洞里的无数宝藏,就是他以玄奘之名,从王道士手中骗到了大英博物馆。此刻,我忽发奇想,如果百年前斯坦因没有把敦煌藏经洞宝藏骗走,那么,这些宝藏的命运将会是什么?我打了个寒战,不敢再想,这太挫伤民族感情了。

离开公主堡,继续向北,去找石头城。这时,车后响起摩托车声,从后视镜里看,那个骑摩托的塔吉克汉子跟过来了,在我车头停下,用生硬的汉语问我,愿不愿意去他家看看石头——在公主堡下,他曾看到我在河滩捡石头。塔吉克兄弟如此盛情,自然不好推辞,跟着他到了一个叫皮斯岭的村庄,他家就在塔什库尔干河边,石头垒起的房子。遗憾的是,他拿给我看的都是石英结晶体的河滩石,即使他把他老婆叫回来也没能拿出玉石来。虽然遗憾,我还是给了他一点钱,夫妻俩于是很高兴地跟我合影留念。

这时,手机响了,是旅友枣儿的微信。她建议我们去瓦恰乡走盘龙古道,瓦恰乡在塔什库尔干县城东南,那里山道盘旋,惊险刺激,她即将出发,从木吉火山口、红山谷一路走到瓦恰,体验昆仑山最令人惊艳的美景。我因为要趁天黑前赶到石头城,便放弃了她的建议。

终于在薄暮时分站上石头城,眺望城脚下的金草滩。这座已有1300年历史的羯盘陀国古城,它的祖先就是公主堡,石头城里的臣民,都是大汉公主的后裔,古堡与古城,血脉相连,孕育了以雄鹰为图腾的英雄民族,昆仑山上,雄鹰高高飞翔。

塔什库尔干,维吾尔语意思是“石头城”,塔吉克语意思是“戴皇冠的人”。



他没有这样的底气,十五岁的他比十五岁的我明白更多关于现实世界的事情,所以他无法有这样的妄断。

## 英雄主义后浪

□维 愚



很多年前看《eva新世纪福音战士》,看得不是很明白,只隐约记得男主角软弱的声音和黯然的眼神。这角色背后是一个女性配音演员,声音是轻柔的少年音,有些沙哑和暗沉,听着挺催眠。故事的剧情我都忘了,唯有那嗓音,像碎片一样突兀地嵌在脑海里。

Eva有些难懂。小时候看这动画,很是看不上男主角真嗣,他软弱,拖泥带水,总是习惯于依赖于他人,一点都不像一个英雄,言语行事显得有些幼稚,还有些愚蠢。

最近重看《eva》,虽然尚未看完,但多少比儿时明白了一些。我以成年人的眼光审视十五岁的男主角,以创作者的眼光解剖被精心创作出来的这样一个角色,我视他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,一个在他自己的成长环境中长大的活生生的人——虽然他不是活生生的,但是创作者有资格做这样的假设——我明白了他的软弱,拖泥带水,依赖性,阴郁和不自信。“没有人有权利擅自将他视为英雄。”我想对十几年前,那个愤愤而不耐烦的自己这样说,“你将在比他大得多的年纪,成为比他还要软弱的人,面对着比他所面对的‘使徒’容易解决得多的敌人,一次又一次地退缩,不知悔改。”不,十五岁的我能做得比这个男孩子好。因为十五

即便白天风和日丽,傍晚还是下起雨来,淅淅沥沥,纷纷然然。似乎如此,才算惊蛰。

## 惊蛰的雨

□江 徐



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”我在心里默念韦应物这联诗句时，正立于异乡的车站，在路灯下，面对一场春雨两棵花树，独自咀嚼着离别之味。

晌午时候，天气还是春暖花开。偎于南窗，静眺窗外田原，觉得心旷神怡，动了不想离开而久居此地的心念。

三月初，油菜已纷纷开花，虽然没有风，有几个瞬间，我还是闻到了从大地肌理褶皱中散发出的生命气息，那正是幼年仲春，傍晚时分，走在被漫天铺地的油菜花淹没的乡村小道上扑鼻而来的气息。彼时，它馥郁氤氲，此时，它隐约缥缈。然而，覆了累累经年，千山万水，它终是一脉相承。灵雀从东飞往西，又从西飞往东。它们为着什么，或许什么都不为。窗外有一棵水杉，还没返青，一只乌鸦逗留片刻，继续以飞的形式存在天地间。白蝴蝶三五成群，或者成双成对，翩跹于花草间。这些生来无需语言与学习就会扇动翅膀的精灵，是我旧年的故友。狗从田间阡陌走来，猫躺在茅屋顶晒太阳、打瞌睡，日子悠然自在。幼年听村里老人讲，猫晒太阳，天要落雨。

这番田园景致，让人舒心之余又起忧愁——想到即将到来的离别，愁云惨雾从远处飘至心田上空，久久不散。令人难以从容面对的是离别本身么？迷误之间，有时觉得迷雾重重，又像是一墙之隔。

大自然的规矩，数千年来运行不悖。这是无常尘世的一点恒常。即便白天风和日丽，傍晚还是下起雨来，淅淅沥沥，纷纷然然。似乎如此，才算惊蛰。

当我站在雨檐下，久久凝望道旁两棵缤纷纷纷的李树，内心被液得化

岁的我什么都没经历过，除了轻微的校园暴力外，其余的人生可谓顺风顺水，备受宠爱。那时的我，会坚信自己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或者说，一直眷顾着我的神明会替我解决掉一切问题，我有十足的自信，死亡、灾难、痛苦，会远离少年的我。但那个孩子不一样。他没有这样的底气，十五岁的他比十五岁的我明白更多关于现实世界的事情，所以他无法有这样的妄断。

在正面抵挡过敌人后，慌不择路地逃跑的他，和坚信一切都能顺利解决的我，到底谁更幼稚和愚蠢呢？

人们说年轻人是后浪，“后浪”该更有力，更积极，更奋进，一往无前，壮哉英雄少年，如同十五岁便被委以“拯救人类”重任的真嗣一般。真嗣说，不，我不要。人们又说，你非接受不可，因为你有才能，你年轻，你天生就该做英雄。

红尘滚滚，后浪滔滔。“真嗣”们孤独地被捧上高地，四顾岌岌，寒风凛冽，不知从何处传来雄浑的，充满自信的声音：奔涌吧，你们这些了不起的后浪！这声音来自很遥远的更高处，激起阵阵回声，而后便不再有其他动静。

据说真嗣最终接受了自己的使命，与世界达成了和解。但我还是希望，更多的“真嗣”，能够有背弃使命的选择权，被人为树立起的英雄丰碑，可以被允许敲碎。

故事当然不会像我想的那样发展。刚才查了一下，发现最后的最后，真嗣的确成了打退敌人的“英雄”，但世界上只剩下真嗣和女主角两人。

这真是英雄主义最标准和真实的归宿了。

不开的离愁别绪淤塞。就像从美梦中醒来,就像突然被抛置到外在全然陌生内在无可依傍的陌生之地,就像每一个人在浩渺苍穹中无所依靠的处境,强烈且清晰地感到“我”的存在。此时此刻,让人难以忍受的,是尘世间几乎称得上沉重的轻,还有被虚无填满的空。

一些自发的念想给人慰藉。承受这慰藉,却需要一番勇气似的。离别之人独自回程,在蜿蜒绵亘的乡野路上,再次经过那些路口拐角,经过那座长有芦苇从的大桥,经过那段缀满黄色蒲公英的高高的河堤,经过那片还未盛放的桃花林,一路沉默,也许想着什么,也许什么也不会想。大地绵延起伏,游人行于其上。“飘飘何所似,天地一沙鸥”,“飘飘”二字,真是妙哉!

设若对方能够一起承担、一起品味离别之愁,眼前的苦雨便会掺入几丝甜味。当我如此假想时,自己却已承担双份闲愁。记得一首老歌里有这样两句:“快乐着你的快乐,痛苦着你的痛苦。”只要你不痛苦,我的痛苦也便算不上痛苦。年少辰光,有一年假期结束,与家人分别,独自坐长途车回乡。家人站在车窗下,仰着脖子叮咛再三,我表情显得淡然。等车子启动,再也看不到家人的脸庞,才一个人哭泣许久。并非刻意克制,而是情感总是来得迟缓,又或者不愿在别人面前呈现脆弱。然而有一个声音在心里问自己:“刚才为何不哭出来呢?”

如今,一个人面对惊蛰时节的离别,面对离别之后的夜雨,明明难过得不知如何自处,却也是无泪可流,默望着花、雨、花雨之间来来往来的沉默的过客,慢慢疏散心中闷郁。

有一位外国哲人说,每一次分别,就像一次小型死亡。哪一天真的参透迷误不二,生死一如,大概才能够坦然面对悲欢离合吧。惊蛰的雨,后来下了一整夜。